

深度

老江湖带我走一趟穷赌厅：“这不是困境，是生死存亡”

在澳门赌业打滚32年，他见证豪客如潮汐涌退，赌收百万上亿，以至政策震荡和周焯华事件。对于行内的未来，他感到一切已到尽头。



2020年开始，疫情重击澳门旅游业，赌收跌8成、政府就修订《博彩法》进行咨询，另一边厢周焯华被捕，媒体盛传全澳贵宾厅将于月内关闭，整治博彩业风声成真，而且急进。摄：J. Dee/端传媒



余美霞 

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 发自澳门 | 2022-01-05

编按：面对大陆打贪、外围经济不明，澳门赌业于2015年历经了一场大变奏。2020年，局势突然变得急进不稳——疫情重击旅游业，赌收跌8成；近日赌厅之王周焯华被捕，媒体盛传博彩业面临整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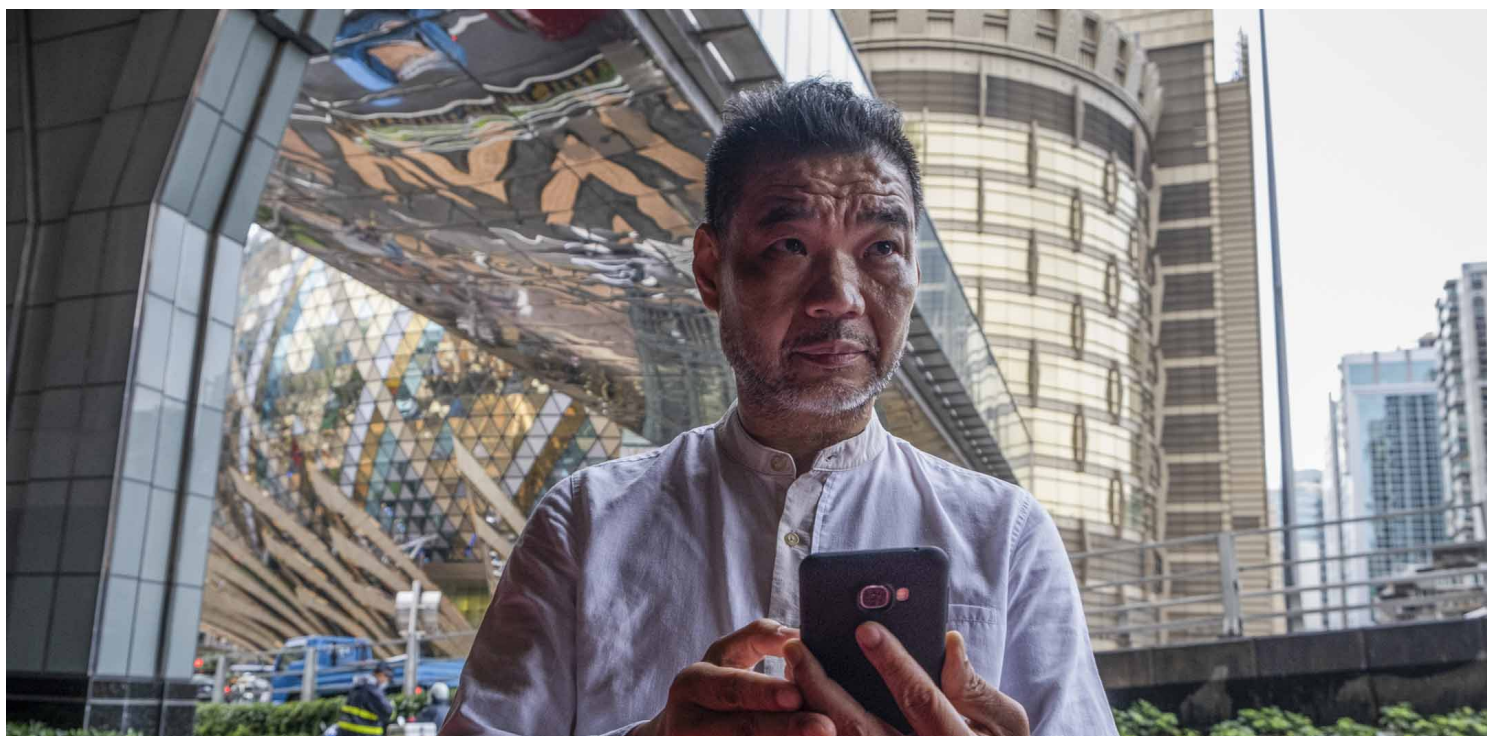
在所有政策重锤和大环境变迁当前，率先迎接痛击的往往是贵宾厅业务。在澳门疫情缓和之时，端传媒记者在澳门采访了一名在业内打滚32年的资深博彩从业员。他见证豪客如潮汐涌退，政策掀起的连番震荡，对于行内的未来，他一点都不乐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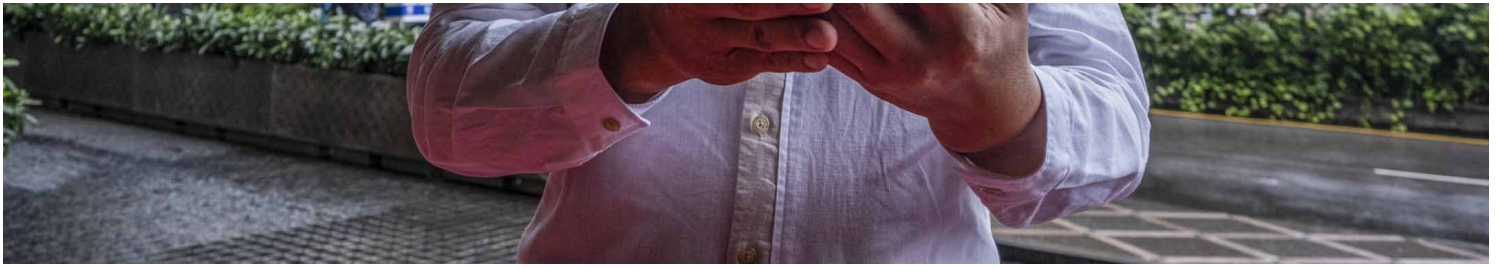
从温州检察院发出逮捕令，到周焯华押进澳门路环监狱，前后不过三天。

11月26日，澳门小赌王周焯华因涉跨境赌博犯罪被中国大陆通缉，第二天澳门司警马上把他带走调查。风云色变中，林继光语气听起来好平静。他早料到赌厅业务会慢慢被收紧，中央或会制定一些手法让大家“提心吊胆”，阻截国内资金流出，同时大陆与澳门一贯有司法合作，即使澳门行动迅速也“不算令人震惊”。

不过现实还是让他惊讶。当天周焯华惯常穿着“单吊西”（单件西装）、轻松地开著保时捷去协助调查，突然间被拘留、要戴头套上检察院，然后就被送到监狱羁押——据澳门媒体报导，侦讯仅有14小时。官方一刀切下业界最有代表性的太阳城集团，“令事情达到这个高度”，速度之快，“简单粗暴”。

风雨卷来，社会流言纷飞。有人认为，这位赌厅之王被捕只是个别案例，不能代表整体博彩业。林继光马上批下一句：“绝对错误。”他认为，中央的界线已经指明：阻截国内豪客，当豪客消失就会对付下一层的人，这个趋势是“明显到不得了”。





今年57岁的林继光，是澳门博彩中介人协会前会长，80年代任职葡京酒店保安部高层，1996年加入赌厅当中介人。摄：J. Dee/端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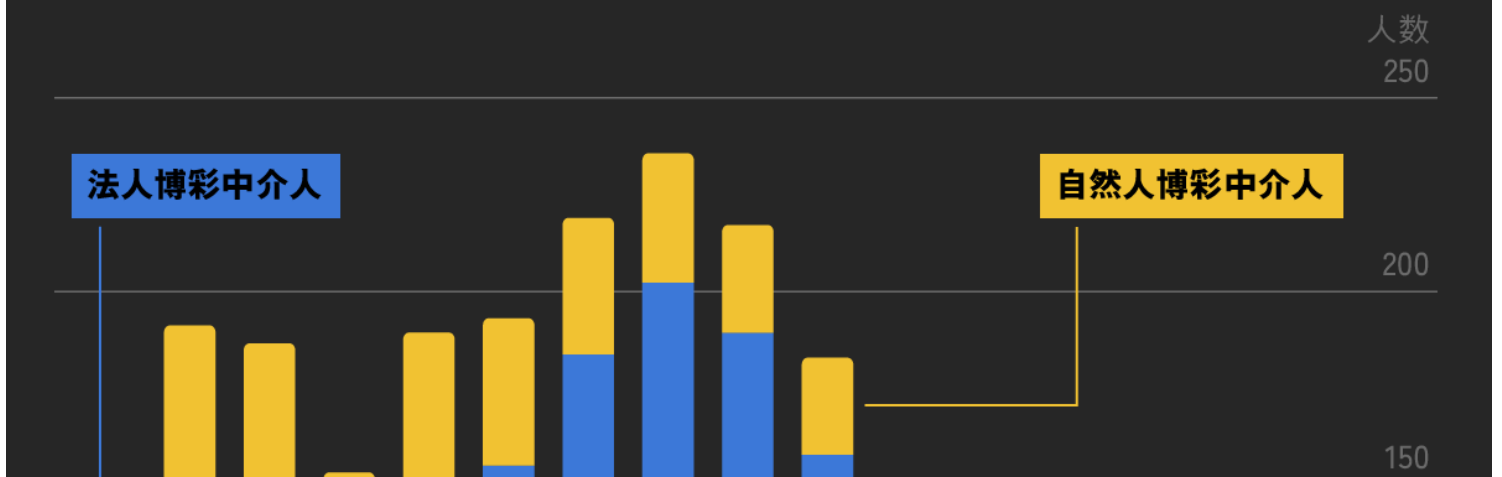
林继光57岁，额前肉厚，每当说起赌业如何黯淡时，一皱眉，额头就像个苦瓜一样。他是澳门博彩中介人协会前会长，80年代任职葡京酒店保安部高层，后于1996年离开，加入赌厅集团黄金集团。当年，尚未开放的赌业仍由澳博独大，“黄金厅”是澳门第三个赌厅。林继光乘上了风口，在这经济命脉紮根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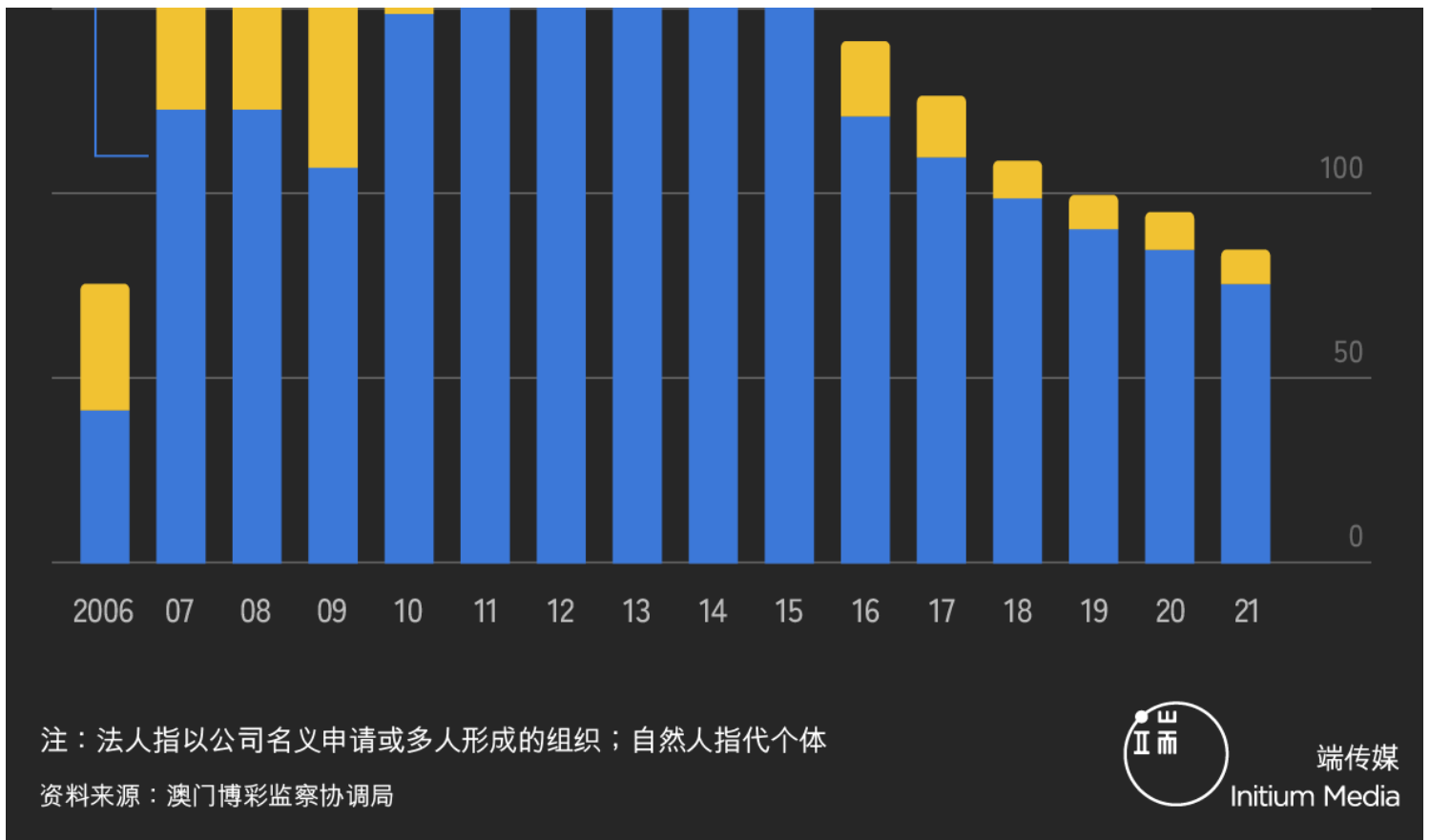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年中澳门疫情放缓，记者曾与林继光见面，林在空旷咖啡厅中突然瞪大眼睛地说，“以前给个赌厅你，你坐在这儿就有钱收……现在给个赌厅你做呢，就大镬啦，蚀死你啊兄弟！”高亢的声音一直回荡，与半年后发生的事构成回声。

赌厅与中场生意不同，由中介人招揽大客，每局赌注可达百万千万，是博彩业收益中的重要支柱，它的客源走向、爆发与衰败，是印证时代变迁的重要切面。2013年，澳门赌业登上最高峰，博彩总收益高达3607亿（澳门元，下同），其中超过6成就是来自赌厅。全盛时期，赌厅三百六十五天欣欣向荣，像林继光一样的博彩中介人超过235名，赌厅超过400个。

但此后，巨浪连番卷来了：大陆打贪、疫情重击。监管紧了、豪客没了，撑不下去的中介人逐一退场，如今只剩下85名；黄金集团经营赌厅亦由峰值的13家关剩5家——博彩的盛世之火于8年间烧剩灰烬。前年，林继光也从黄金集团退股。与“赌”字扣连大半生的他感到，2021年，一切已走到尽头。

澳门博彩中介人逐渐离场





曾经一个厅收益，二三十亿跑不掉

赌业的巨变林继光早就预见到，在他看来，疫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、周的事件只是突然斩下的悬顶之剑。2019年4月，中场收益首次超越贵宾厅，出现“死亡交叉”。就在当刻，“大家都知道贵宾厅面对很大困难，知道恶耗来临。”

中场收益占比大于赌厅已经很久没有过，林继光说，对上一次已经是1989年。

当年中葡签订联合声明，澳门踏上主权移交最后一哩路，但八九民运的结局在各界造成恐慌。据林继光观察，当时无论是博彩经营者、赌厅厅主，甚至庄荷“都有种信心危机”，“个个都想快啲搵旧钱，睇见势色唔妥就撇去第二度”。（个个都想快点挣够钱，见势色不对就走）

但是，没有东西比起赌，能以最快的时间拼到最多的钱。来赌厅的都是豪客，当时赌王何鸿燊把赌厅业务扩大，由原本的两个分到六个，包括林继光后来加入的黄金厅。此时赌厅合共收益几乎与中场各占一半。

“那些真的是大客，动辄就赌一两百万。”赌收如水流般一下子拧大，曾在葡京酒店保安部任职高层的他，眼看著在三年间，赌厅再由6个变12个，“之后就差不多无限制”——赌厅收益占到了整体赌收的八成，天平彻底被颠覆。

“送码仔”如何运作？

- 享受由送码仔提供的各种免费服务
- 以现金向送码仔兑换下注用的泥码
- 赢得的现金码，可换回现金离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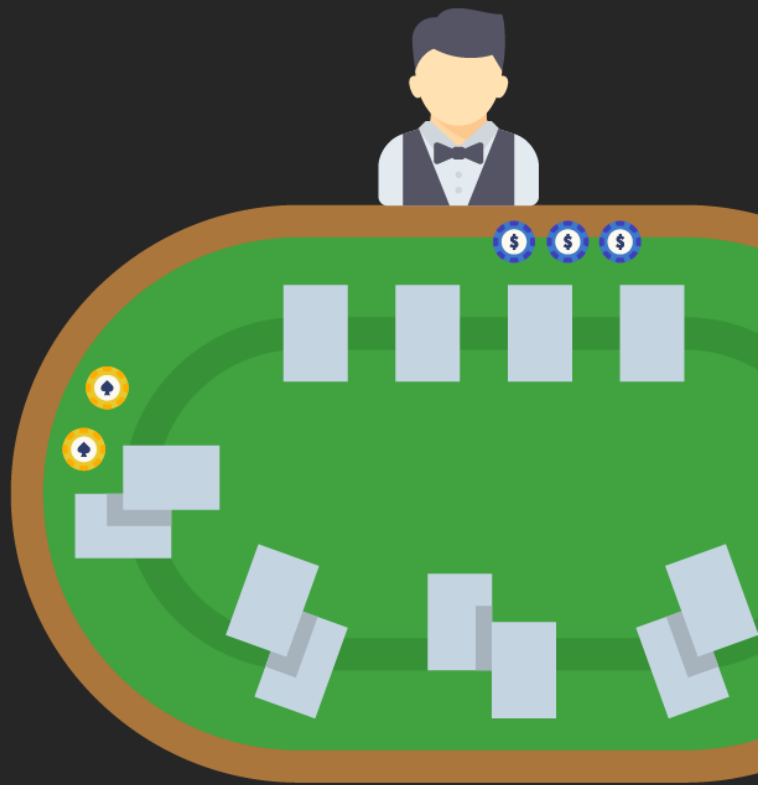


豪客



送码仔

- 又称博彩中介人合作者
- 由赌厅雇用，拉拢各地豪客
- 向赌厅以折扣兑换“泥码”，再供予赌客下注赚取差价（码佣）
- 职责“三陪”：陪玩、陪吃、陪赌



- 赌厅专用的筹码，又称死码（dead chips）
- 只能在赌桌下注用，无法兑换现金
- 下注后赢回来的，才是可以兑换现金的现金码（regular chips）

资料来源：端传媒整理 / 设计：Mantha Mok



端传媒
Initium Media

三十年间，赌厅为澳门赌业甚至经济发展提供极大量燃料。开挖这口井的人，是赌王何鸿燊。70年代末，何鸿燊从美国引进赌团制度，在赌场里划出一个特定的“贵宾投注区”，俗称“公司厅”，然后每个月出售一定额度的“泥码”给俗称“叠码仔”的中介人，让他们以赌场提供的免费船票住宿等服务，吸引招徕赌客。

在赌厅里，赌客下注的筹码跟一般的不一样，那叫“泥码”：泥码不能直接换成现金，只有下注后，赢回来的才是现金码。赌厅一个月的收益多少，是看客人们兑换了多少泥码，行内俗称“转码数”。叠码仔就是在这个“转码”的过程中赚钱。

泥码以“底”为单位：一底码，十万元。叠码仔先向赌场以折扣买下泥码，再兑换给赌客，赚取赌场给的回扣，即“码佣”。现在每兑一底码，叠码仔可以赚取大约0.7%到1.25%的佣金，如果以1%来说，客人换了100万，他就赚1万；1000万就赚10万，“如果我越买越多，就可以赚越多。”

在赌团制度形成的最早期，何鸿燊每个月只推出一定数量的泥码，比如30亿，给三四个龙头中介人去分，“分光就没有了”。所以林继光说，想要在这稳赚的市场中分杯羹，多少还是要讲关系。这也吻合香港学者卢铁荣所说，赌厅规模能有多大就看你的“‘朵(名声)’够不够响”。

这种赌场、赌厅互相关照的局面维持到80年代，直到何鸿燊野心开始变大。“他要把澳门做成亚洲第一大的赌城，”林继光说。

1983年，澳娱设立第一个赌厅钻石厅。所有游戏规则就反过来了：原本赌场把泥码分给中介人去找赌客，现在则以契约的形式，把赌枱和地方整个承包出去——赌场是房东，赌厅经营者是租客，要先垫付数千万元作按金、自己装修、订造泥码，每月还要达到赌场规定的转码数。

赌场与赌厅合作赚大钱

赌场

- 博彩公司将赌场部份地方及赌台划分
- 以契约形式将「赌厅」承包出去

中场



- 面向大众客人
- 赌注由两三百到数千元不等

赌厅



- 由博彩中介人主理，即赌厅厅主
- 面向豪客，每局赌注可达百万千万
- 中介人先要获赌场发出邀请信，方可向博监局申请牌照，开设赌厅



赌场与赌厅的合作模式分两种：

1. 赌厅每月需达到指定转码数，赌场按比例支付佣金；超额完成可得奖金
2. 每月按赌厅收入，双方分成

资料来源：端传媒整理 / 设计：Mantha Mok



端传媒
Initium Media

但林继光说，那时候只要拿到码，“坐在这儿就能收钱了。”特别是赌权开放以后，客人如雪花般飞来，越来越多中介人投入市场。据博彩监察协调局数据显示，中介人数目由2006年的76个按年递增，至2013年达235个。那段日子，“赌厅大爆发”，黄金集团在2013年最高峰时拥有13个赌厅。林继光说，“一个厅（一个月收益），二三十亿跑不掉。”

同时间，随著越多外资赌场投入竞争，为了找到稳定持续来赌的豪客，各赌场一再推高“码佣”招揽中介人——码佣由原来的0.7%、0.8%基本盘跃升到1.35%（十万元赚1350元）。这样的恶性竞争在拉锯战中，博彩公司自身的利润慢慢蚕食，所以后来政府出面跟六大博企商议，最终订定码佣率上限为1.25%。

外人也许很难想像，那对澳门人来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光景。林继光坦言，自己加入赌厅后第一份薪水“有被 surprise 到”，比起警界收入多出十倍。在回归以前，他曾任澳葡保安部队中级警官，一个月薪水6000元，只等于一个在赌场里帮忙斟茶递水的杂工。

当时澳门两房一厅六百多呎的单位售价仅十来万、一台丰田汽车大约四万元——“一年就可以买层楼、三个月买台车。”林继光一周最少五天都去了夜总会，赌牌九锄大弟，喝到醉时就拿著一叠钱在楼梯上喊：“我们今晚派光它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在酒店的美食广场中，他双手边摆动边激动演绎。

那些都是因钱包鼓胀的意气风发。





2019年12月18日，澳门葡京娱乐场前的游客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金融海啸过去，换打贪来了

去过澳门赌场的人，必然有一个共同印象：人多到看不到路面的赌区、挤不进去的赌桌，只听见赌客不同口音的豪喊、还有买定离手的铃铛声。但是，那些热闹非凡都留在了过去。

六月的澳门阴晴不定，天偶尔灰蒙，有著火炬外型的新葡京仍旧闪耀，但映出大门份外冷清。记者跟著林继光穿过两道金色大屏风，进入赌场区域。据新葡京官网介绍，全赌场设有超过230张赌枱，但现场目测只有不到50张有开，有寥寥客人在赌的也不过一半。其余的荷官就面无表情坐在赌桌前，百无聊赖等人来。

赌厅一般安在赌场的楼上。林继光尴尬地说，若是以前场子好旺的时候，可以带记者上去瞧一瞧，因为职员们都没空理你，“打声招呼就可以了。”但现在服务员清闲得很，白瞪眼地看著你，也不好意思去了。

曾经，这里是澳门最火爆的景点，何鸿燊曾放话：“不怕你赢，就怕你不来。”如今，不仅来的人少；就算来了，去的地方也可能快没了。

自周焯华被捕以后，不仅太阳城旗下赌厅全线关闭，另一赌厅龙头德晋集团也表示收到个别赌场通知，要求停止合作，于是全澳赌厅要关门的消息也炒得沸沸扬扬。林继光说，早阵子跟老同行吃饭，大家都是悲观的。记者问林继光流言会否成真，“会有可能发生，”他说。

关于赌业的风浪，他遇过很多次，眼光比常人眺望得更远一点。这一次，他宁愿把话给说绝。

2008年，是澳门赌业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“三主三副”六赌牌经营者正式投入运营，威尼斯人和新葡京等新

赌场相继开幕，赌厅飙到二百多个，“开始进入彻底竞争”。林继光任职黄金集团，他说老板和何鸿燊是几十年好朋友，又是个重情义的人，所以这么多年只在新旧葡京设赌厅。而由于根本没有离开过，就能深深感受到所谓的摊薄效应。

过去，澳博因为专利独占几十年的鳌头，但今日又因为几十年的配套追不上时代，整体市占率越降越低，“落后啦。”不过，那也是因为“蛋糕做大了”，林继光说，当时不论整体生意还是客源都仍在上升，即便同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，那也只是“挫一挫”、“完全无痛感”。

回顾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，2008年第三季度澳门博彩毛收入约为262亿，到第四季下降了约18亿，但到2009年第一季时，博彩收入的确又再次回到平均水平——“你还没有空去痛，客人都已经回来了。”



2013年，为澳门创下史上最高的3600亿赌收。图为2012年5月22日，澳门举行的亚洲博彩博览会上，参观者尝试骰子游戏。摄：Bobby Yip /Reuters/达志影像

这样的势头一直闯到2013年，为澳门创下史上最高的3600亿赌收。当时澳门繁荣有钱，就算面对社会不满声音，政府也可以派钱来维持安定。所以到2014年打贪政策出现，一冷水泼灭烧得正旺的博彩火焰，在这个城市里外，任谁都意外。

“由2014年的6月份开始，一直跌跌跌跌，跌到16年的8月份才转定，我们叫‘26连跌’。”各地媒体言之凿凿地认为，中国终于要整治赌业，毁掉博彩梦。林继光觉得中共其实并不是针对赌业，而是要彻底堵截外汇流出。不过说到底，第一个受挫最深的也就是赌。

据他回忆，2014年5月份澳门赌厅转码数大约是3000亿，跌到2017年的1月，转码数“不见了一半”，仅剩约1500亿。同年十月，澳门政府再推出赌场禁烟，要求赌场划出特定的吸烟区，“大镬了（糟糕）”，林继光的眉头皱了起来，“在大家都叫苦连天的情况下，你踩多两脚，就大镬。”

烟，一直都离不开赌客手上。“我每局都一百几十万，我精神压力多大啊？我食一支烟你当我好似贼一样，那不如我不来了！”不想受束缚的赌客人，就慢慢分流到东南亚去。黄金集团最高峰拥有13个赌厅，“禁烟一实行，我们就收了两个，”林继光说。

那段日子是业者的一次大洗盘，业绩疲弱、撑不下去的就关门退场。到了2015年还爆出“多金事件”，一名赌厅帐房总监亏空20亿元潜逃，震撼业界。“但是我们还维持到下去，”林继光说，集团凭借过往的盈利和投资，“不至于说蚀本、是辛苦而已”，还是能挨过那段低潮期。直到2017年赌收触底后有限反弹、2018年回暖，赌收又再一次重上3000亿水平。

澳门，又再翻过一个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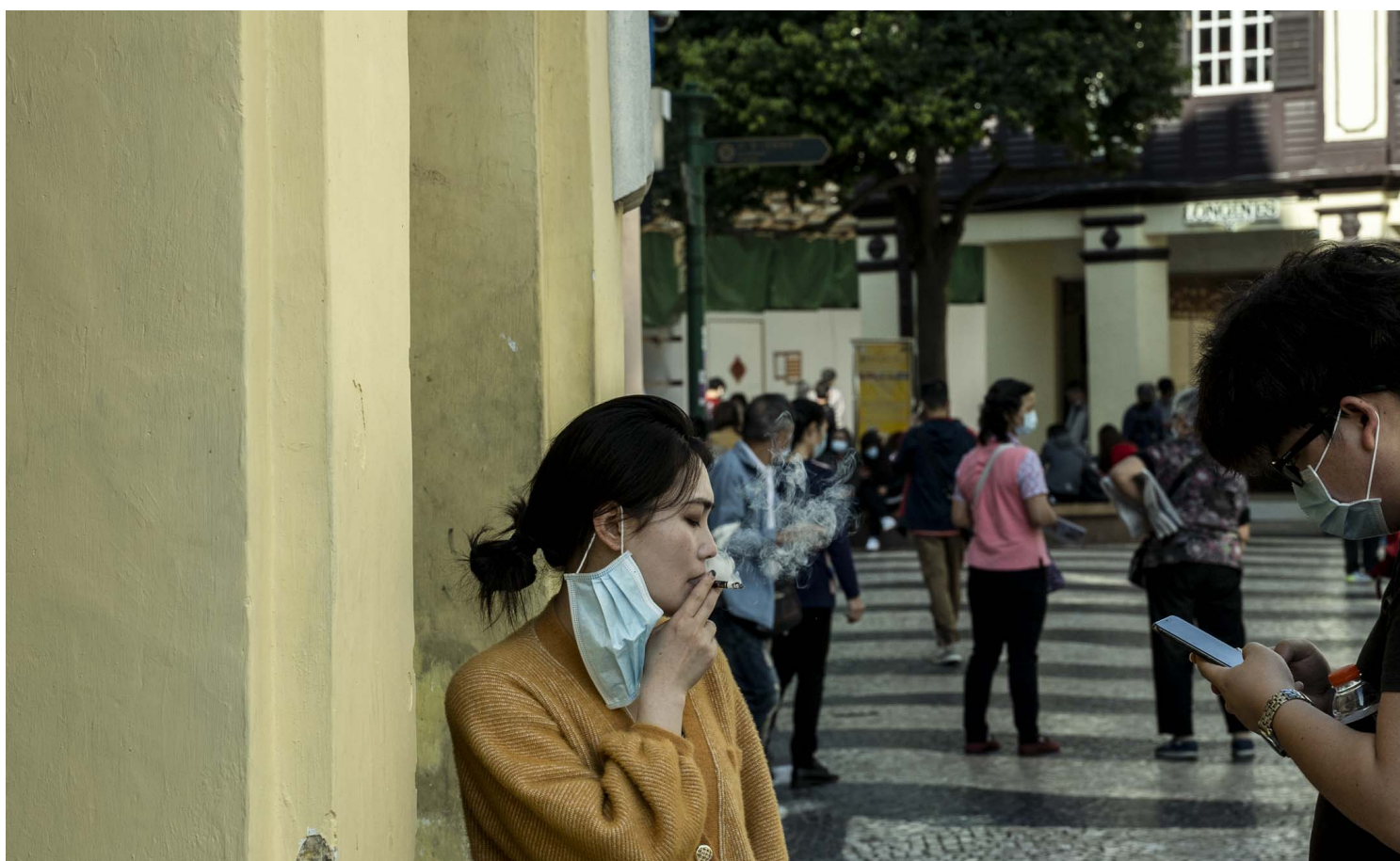
从尊重“两制”，到强调“一国”

“你知道过去为什么澳门屡次遇到风浪都可以平稳过渡吗？”在周焯华事件爆出之后，林继光隔著电话问记者。记者还没来得切琢磨，他就答，“因为过去强调尊重‘两制’，澳门是一个自由的特区、经济上自由、法律上自由，一切都自由，只要不犯法的事就可以做了。”

“但今次强调的是‘一国’，澳门跟中国一定是同步的。如果国家有损失，澳门就不应该。”

借贷是赌厅很重要的业务。像上面提到的2014年，在赌业受反贪政策打击，赌厅少了客人来的时候，“人穷就思旧债啰”，主要工作就转到追款去。但借钱容易，追人还钱难，“讲真，赌仔多有钱都好，输输下就干了（没钱了），输到差不多，自然发狼戾（乱发脾气）。”

追债也有分三六九等。林继光说，港客最好追，欠债还钱天公地道，“港客都明白的”。但越向北走就越棘手，“江浙两省的会想办法耍你、再厉害一点东北那些就说要斩你”。存积许多坏帐的赌厅，后来就因为财困逐一倒闭，林继光说他们集团的帐大多“呆而不坏”，收得很慢倒是真的。





2020年2月23日，澳门的一名旅客，除下口罩抽了一支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向客户个体讨债不果，过往可以循法律途径去处理。林继光说，曾经有客人欠他四百多万，在还剩两百多万的时候跑路。2007年时，他去到沈阳法院打官司，“判词我还记得，它就说澳门是一国两制，是一个合法经营博彩的地方，受澳门基本法保障，而你是一个合法借贷人，合乎资格借贷出去，欠方是真实欠了钱、是要还。”

最终，林继光还是收不到全数，但他觉得只要提出的理据合乎法律，“公安法院都会支持你”，“他是会帮你”。

改变始于2015年。“最高人民法院下来一个指引：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容许赌博、赌博是犯法，所以因为赌博而衍生的债务，我们是不予支持。”林继光凭记忆向记者说道，他形容这是“国策改变了”。

2015年8月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。当中第十一条规定，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，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。而事实上，澳门的赌债在大陆受不受到承认，以及能否追偿，是一直存有冲突的问题。

早在2010年，一宗有关澳门赌博债权、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判决明确指出，根据澳门法律规定，博彩业在澳门是合法的行为，由此形成的赌债也属于合法债务，受法律保护。但是大陆法律明文禁止赌博，所以“以赌博的借贷协议向债务人主张归还借款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”。

“在国内，即是国境之内，赌债无论在哪儿欠，是否有欠单或者合同，我们都不予承认。”林继光用这样的一句概括《意见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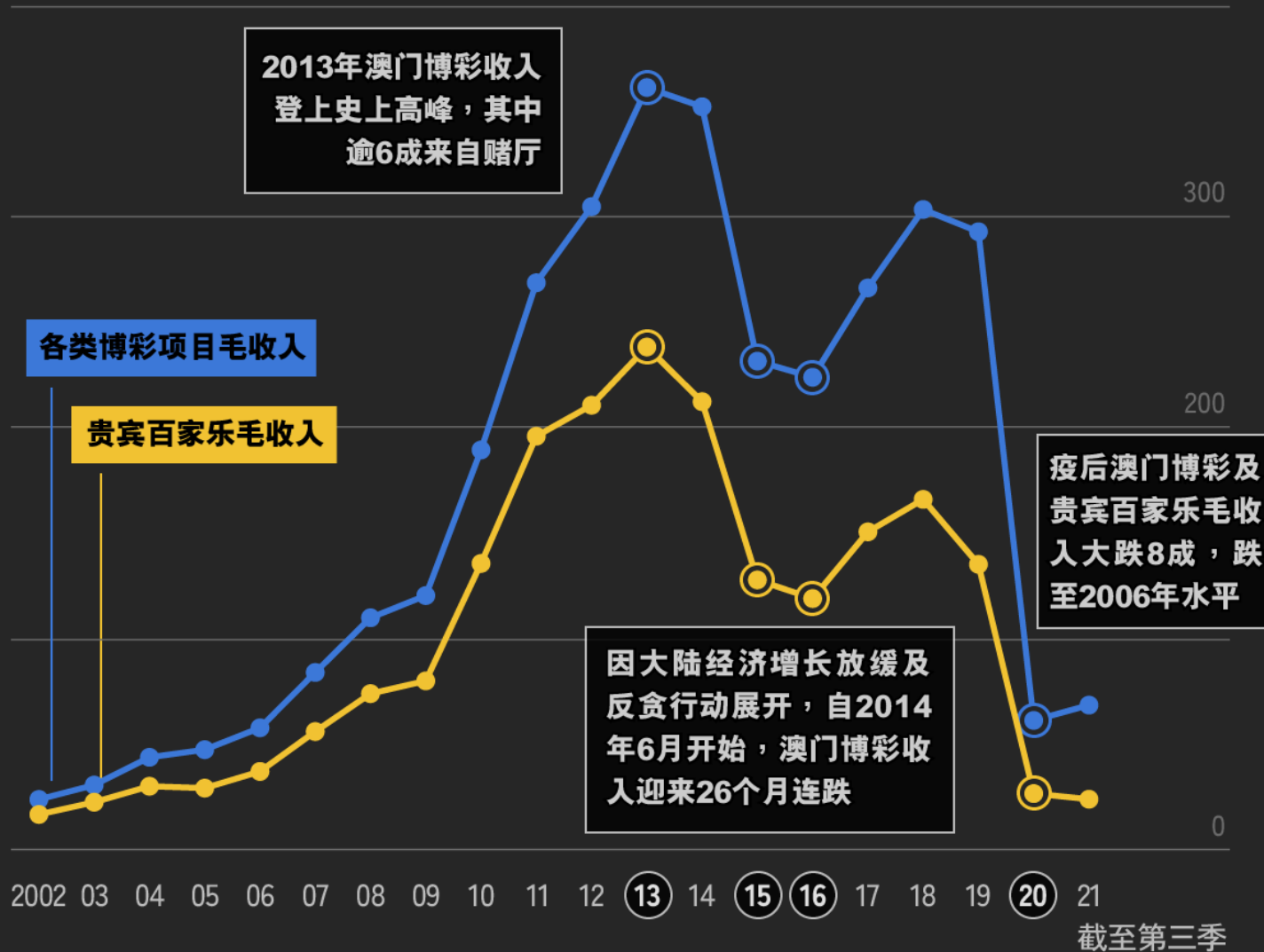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生意没了、欠款又追不回来，赌厅只能在胡同里打转，直到疫情来了，就再一次集体崩盘。在2013年赌业最高峰时，中介人超过200个，赌厅超过400个，之后按年递减，到了2019年，“（中介人）100个都不够、赌厅只有120几个……”林继光不徐不疾地数下去，让沉重的事听起来都很淡然。

这一次，疫情夹击，箭头更是对准了赌厅，澳门再也不能自我复原。“生死存亡了，不是困境，是生死存亡。”

疫情期间澳门博彩及

贵宾百家乐毛收入大跌8成

亿澳门元
400



资料来源：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



端传媒
Initium Media

是时候“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”

据澳门传媒以及彭博报导，永利澳门以及新濠博亚已通知博彩中介人终止合作，赌厅须于12月底结业——周焯华事件的连带效应已然出现。

在整个过程中，赌厅是被动的，它们一批批被割席、击倒。这一方面是赌场为了今年赌牌续牌自保，另一方面，这也跟近日终审法院对多金事件的判决有关。

当年，多金帐房总监亏空20亿潜逃以后，多名苦主与赌厅所在的永利澳门对簿公堂。2018年，澳门中级法院裁决，指出作为赌场营运者的永利澳门对赌厅有监管义务，所以对事件负有连带责任，双方须一起连

同利息赔偿事主965万。后来永利上诉，到今年11月19日遭终审法院驳回。

澳门经济财政司前顾问 António Lobo Vilela 3月在期刊发表文章，认为事件的裁决会对澳门博彩业生态有重大影响——当赌厅带来风险比起利润大很多的时候，赌场就会重新冲量要不要让它继续存在，以及存在多少。

不过，在一遍恐慌与未知之中，澳博副主席兼行政总裁苏树辉走出来说，因为与中介人还有合约，所以赌厅还是会维持营运。林继光大胆猜测，这或是澳门政府知道“简单粗暴的手段”引发的震荡太大——如果赌场为求自保关闭赌厅，将会导致大批人失业，“这个震荡澳门政府负担不起”。现在就透过澳博的嘴巴，“出榜安民”。

太阳城集团作为澳门赌厅龙头，在疫情前占全澳中介市场份额约45%，旗下员工逾千人。据澳媒报导，在被捕事件发生的一周后，已经有约40名太阳城员工因为收不到工资向劳工局求助。但翌日，博彩监察协调局及劳工局发布的联合新闻稿则表示“目前并未收到相关企业员工的求助个案”，被员工批评“当局表现出一片光明”。后来局方设立太阳城专柜提供支援，首日就接到73宗求助。

林继光家住氹仔半岛，在高层可以轻松眺望到近在咫尺的横琴。2020年4月，特首贺一诚透露正与广东部门磋商深化合作，表示有4000亿大型投资项目待横琴批准落实。但林继光说，他晚上看过去就是在数灯，好运的话就看到几盏，不然就一盏都看不见——一人都不见多个。他觉得所谓的投资，都是澳门是时候“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”。

“国家给你这么久的繁荣，你现在系咪要识做呢？”他说，澳门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拥有特殊地位了。现在，如果澳门的繁华令国家有损失，“第一时间澳门要自肃、整肃自己”。





2021年6月22日，游客观赏赌场酒店外的灯光秀。摄：J. Dee/端传媒

Adios, junkets

于是，问题又再次回到一个讨论已久的原点：澳门要是不赌了，还可以做什么呢？

在疫情期间，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Glenn McMartney 等人发表了一篇研究，表示疫情以后澳门经济要复苏，还是很靠赌业拉升，也是如此，产业多元化就更难开展。

事实上，自2005年中央在“十一五规划”中明确提出“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”，加上多位领导人开腔强调多元的重要性后，澳门政府也开始高度关注和进行探索。

附属金沙中国的威尼斯人在2007年开幕，当时除了成为全球最大的赌场以外，还是澳门最大型的购物商场。后来太阳剧团进驻，又举办了不少贸易展和博览会。同年，特区施政方针首次提到文创产业发展的考虑；而在崔世安上台以后，新推出文化产业基金也足以见证政府对发展多元产业的努力。

不过那时候开赌还是太好赚了，赌收以每年增长几百亿的速度在上升。林继光说，当政府没有给予适当的压力，大家后来就慢慢把这些东西越放越低，“一定是这样的”，“我睡醒就有钱，我哪用去搬转？”

根据统计局数据，代表经济多元化的熵指数（Entropy）在回归时是历史最高，有2.39，到了2018年下跌到1.93。22年过去，人们会发现澳门产业不仅没有变得多元，反而还更集中。

但来到2021年的今天，可没有这一说了。澳门六张正副赌牌将在明年6月到期，在《博彩法》修改咨询里面，官方已明确提出要推动非博彩元素项目，甚至委派政府代表出任博企董事。





2020年2月23日，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赌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公开咨询正式展开当天，濠赌股单日蒸发近1430亿元。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在 BBC 中文评论，认为这次咨询内容基本上是“国策”——政府要完全掌控赌业的决心已经很明显，撇除对赌的依赖也是势在必行。

只是没人料到，第一枪会对准了周焯华。摩根大通以“Adios, junkets”（再见，中介人）为题发表研究报告，指当局首次高调拘捕中介高层人员的消息“非常坏”，预期会即时打击赌厅收入和市场情绪。对于各界的预测，博彩业中介人协会会长郭志忠也很坦言，在诸多掣肘的情况下，中介人已经很难再把业务做大、做好。

澳门赌的是诚信，你赢是因为你本事

半年前，我们在旧葡京一家咖啡厅进行访问。自2007年新葡京酒店开幕、美资赌场相继落成，这座古董酒店早已黯淡无光。疫情之后，这里就更加冷清。虽然地板依旧蜡亮反光，但大家心里都已明白在这几十年内，葡京本身甚至整个赌业环境已有了极大的变化。

林继光带我们来到了酒店大堂，手一下指向二楼位置，说以前何鸿燊的办公室就在那儿；黄金厅就在旁边。三十二年来招呼过这么多客人，记者问他最喜欢哪里的？他想都不用想就说港客，因为他们“输到差不多就会走”——这样的客人才可以留住久一点。



林继光带记者走过已经被瓦解的葡京“沙圈”。摄：J. Dee/端传媒

但陆客就不是。林继光还能清晰回忆，一个赌了十天十夜的豪客，他的神态令人难忘，“连续没有停，就随便吃三文治吃颗蛋、一碗公仔面，眼困顶不住就在赌厅旁边的休息区坐著、休息一会，一醒来又去赌。”那十个晚上，这个赌客给林继光转了十几亿码。“但是没用啦，这个客就（只来了）一次啰。”

“做大陆客会做多好多生意，但是他这样赌他一定死，他没有生机，”他说。

在我们头顶的圆天花正中，有一盏宽比六七人肩膊的水晶灯。灯嵌进去的天花是一幅大的马赛克壁画，画中有著八艘葡式大帆船在蓝海中正遇上风浪。坊间有一说，说这画意味著赌徒进了葡京就有如遭遇风浪，又或像葡萄牙人来华抢掠一样，必然被“洗劫”一番。

如今，遭遇风浪的是赌业自身。林继光觉得，在他有生之年铁定是看不见赌收重返3600亿的光景了。但当时他语重心长跟记者说，如果赌业还要继续发展的话，就只有一个办法——靠中介人，“高精尖啰、走向尖端化”。

“你想想 VIP、一个客每一局都一百万、两百万、三百万推来推去，”澳门受土地资源制约、人力资源等限制，豪客只须要一张赌枱，三四个人招呼，一局就能赌上几百万。“有什么可以像博彩有这么多税收呢？

你其他（产业）怎样适度多元都补不足这个大咕窿啦！”一阵安静后，他叹道。

近年来，新加坡、韩国以及越南等地的新赌场相继落成、平稳发展，配以不同的配套和服务，分薄了澳门部分客源。记者接著问林继光，在各方盘据下，澳门还有什么优势呢？没想到他立马就答：“品牌效应”。

“澳门赌场最公道了，你赢是因为你本事，赌场杀钱也不是出老千，而是规则令赌场有少少优势，优于客人而已。”他一口气地说，澳门合法开赌百年，从来没有人输钱是怪赌场不公正，只会怪自己没运气、不会赌，又或者风水不好。而这个功劳，他归于澳娱。

数十年来，澳娱把将澳门定位为东方蒙地卡罗，将品牌推向全世界。林继光说，澳门的品牌（goodwill）就是诚信，他十分强调后面那两个字。

“这个没有人提过的，”他不明白为什么。

端传媒实习记者沈旻静、张清雯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



2020年2月5日，因应疫情，澳门政府宣布关闭赌场15天，葡京娱乐场的招牌关上灯光。摄：J. Dee/端传媒

